

2022 年陕西省财政专项资金资助、西安翻译学院“双一流”建设资助

# 神秘的抽屉

——英美短篇小说荟萃

蒋小军 谢宇恒 译  
梁根顺 审校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神秘的抽屉：英美短篇小说荟萃 = The Mysterious  
Drawer: The Cream of English Short Stories: 英汉  
对照 / 蒋小军, 谢宇恒译.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23.4  
ISBN 978-7-5643-9234-5

I. ①神… II. ①蒋… ②谢… III. ①英语 - 汉语 -  
对照读物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英国③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美国 IV. ①H319.4: I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 (2023) 第 053572 号

---

Shenmi de Chouti—Yingmei Duanpian Xiaoshuo Huicui

神秘的抽屉——英美短篇小说荟萃

The Mysterious Drawer: The Cream of English Short Stories

蒋小军 谢宇恒 译

---

责任编辑	孟 媛
封面设计	阎冰洁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西南交通大学创新大厦 21 楼)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 政 编 码	610031
网 址	<a href="http://www.xnjdcbs.com">http://www.xnjdcbs.com</a>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 品 尺 寸	170 mm × 230 mm
印 张	13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2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3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9234-5
定 价	60.00 元

---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作为从事英美文学方面的教书匠，我把《神秘的抽屉——英美短篇小说荟萃》看作一个装满宝藏的抽屉。这个抽屉不仅神秘，而且丰富多彩，匣子中选取的文学作品皆为享有盛誉的短篇小说。当然，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位译者对这些流传至今的文化精粹的理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书中每部作品也是我和谢老师理解之后的再创作，算是“带着镣铐的舞蹈”，即使自感文笔秀美，流畅顺达，可能传情达意方面也会差强人意，难以水乳交融。因此，我加入个人翻译风格对这些作品中跌宕起伏的情节做了重新诠释，以表对所选经典篇章的崇高敬意。

因为个人爱好的驱使，我平素就对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者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欧·亨利（O·Henry，1862—1910）等一众文坛巨匠的作品爱不释手，品味原著已不能满足我的文学追求，所以在翻看了那些翘楚的中文译本，感觉并不能淋漓尽致地展现作者想要表达的深刻内涵后，职业素养让我寝不安席、夜不成寐，于是，就有了本书的立项。如何能让这些伟大的作品在我们的翻译下重新焕发时代的光辉，给读者留下更自由的想象与思考乃至再创作的空间呢？这一直是我们翻译的初衷。2019年末，我与谢老师

带着自信和兴趣开始遴选经典篇章，选择的过程“痛并快乐着”。

经过三个月的精心遴选，我们最终选取了英美两国在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 26 篇短篇小说，另外还选取了 2 篇来自澳大利亚作者亨利·劳森的作品，亨利·劳森的作品也向我们展现了澳大利亚本土文化特色和独有的风格，使我们能一隅窥而见天地。将它们重新翻译，一是力争将这些伟大作家的经典作品以全新的视角结合独到的个人研究心得，“接地气儿”的展示给读者，让读者不再有“经典名著高不可攀/绌短汲深”的旧念；二是根据时代的发展，对这些文化精品进行翻新重译，力求达到“信、达、雅”三位一体的效果，以适应当前各年龄层次读者的阅读水平和习惯。期盼我们的译本能成为读者心目中的新经典，翻译时我们力求通顺流畅，忠实原文，可读性强，这样不仅对读者负责，也对得住这些传世名著的作者。

笔者在高校分别从事外语教学和英美文学研究十几年了，除了上述翻译目标，还希望这本译著可以作为高校翻译专业的教材或参考读物。然而，此次翻译毕竟只是一种新的尝试，谬误在所难免，译文质量究竟如何，请诸位读者予以评判，更希望专家同行不吝赐教。

蒋小军  
谢宇恒

2022 年 1 月 5 日

001	1. 女人乎？老虎乎？——弗兰克·斯托克顿
007	2. 山盟海誓——欧·亨利
014	3. 神圣的礼物——欧·亨利
020	4. 最后一片叶子——欧·亨利
026	5. 绿色的门——欧·亨利
034	6. 二十年之后——欧·亨利
038	7. 活着的死人——马克·吐温
047	8. 遐迩闻名的跳蛙——马克·吐温
052	9. 竞选州长——马克·吐温
057	10. 一个真实的故事——马克·吐温
062	11. 夜半来客——罗伯特·亚瑟
065	12. 初 秋——兰斯顿·休斯
067	13. 好人难觅——弗兰纳里·奥康纳
082	14. 白象似的群山——欧内斯特·海明威

088	15. 模范百万富翁——奥斯卡·王尔德
094	16. 鸡蛋——舍伍德·安德森
104	17. 忠实的朋友——奥斯卡·王尔德
113	18. 生火——杰克·伦敦
127	19. 黑猫——埃德加·爱伦·坡
135	20. 黄昏——萨基
140	21. 热爱生命——杰克·伦敦
155	22. 敞开的窗户——萨奇
159	23. 牧羊人的妻子——亨利·劳森
167	24. 全副武装的狗——亨利·劳森
174	25. 你是我的天使——威廉·S. 吉尔伯特
179	26. 胎记——纳撒尼尔·霍桑
194	27. 小流浪汉——安布罗斯·贝尔士
198	28. 伞下——纳撒尼尔·霍桑







# 1 女人乎？老虎乎？

◎ 弗兰克·斯托克顿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未开化国家的国王。他的思想被遥远的讲着拉丁语的国家的进步思想所磨砺，但他仍然野蛮成性、爱出风头、粗暴无礼，没有一点儿邻国的风度和修养。他是一个想象力极其丰富的人，而且，他的权威是如此不可质疑，以至于按照他的意愿，能把他脑子里的奇异想法变为现实。当然这一切都因为他是国王。他非常喜欢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自我交流，只要他认准的事情，就一定这样照办了。当他的家庭和政治体系的每一个成员都在他的意志和其指定的路线上顺利进行时，他给人的印象就是和蔼可亲的；但是，每当有一点小麻烦，或者有一些事情不符合他的心愿时，他就会强制一切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只有这样，他的内心才会变得舒畅。因为没有什么比让弯曲的地方变直，把不平的地方压扁更让他高兴的了。

他用从邻国所学习来的先进思想把他的想法在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加具体化了。他认为，应该有一种方法能使他的臣民的思想得到提高和完善，而他这种怪异的想法最终会成为现实。那就是修建一座竞技场，他修建的这座竞技场不是为了让人们有机会听到垂死的角斗士的嘶吼，也不是兽类相互争斗分出输赢，更不是把宗教异教徒抛给老虎作为惩罚。他想修建竞技场的目的是扩大和发挥国民的精神力量。这座巨大的圆形剧场，有环绕的长廊、神秘的拱顶和看不见的通道，是一座富有诗意的

所谓正义的化身，在其中，罪犯被惩罚，美德被奖励，一切都全凭运气。

当一个臣民被指控犯有足以引起他兴趣的罪行时，他就会下命令在竞技场上决定他们的命运，这种安排再恰当不过了。因为，尽管他所用的方法来自远方，但他的目的完全来自自己的大脑。就这样一个小小的王国，国王之所以产生这些怪念头，他也不知道对那个传统的效忠是否超过了他的想象。即在竞技场上的偶然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全是来自他荒诞的空想。

当所有的人都聚集在长廊里，国王在宫廷贵族的簇拥下，高高地坐在竞技场一侧的王室宝座上时，他发出一个信号，他身下的一扇门打开了，被控制的对象走到了圆形剧场里。在他的正对面，封闭空间的另一侧，有完全一样的两扇门，并排而立。受审者的唯一选择就是直接走到这些门前，他可以打开他喜欢的任何一扇门。他没有任何依靠，全凭运气——这是所谓的“公正”。如果他打开那扇门，一只饥饿的老虎从里面出来，是最凶猛、最残酷的老虎，老虎立即扑向他，把他撕成碎片，作为对他犯罪的惩罚。当罪犯的案件得到裁决的那一刻，悲哀的铁钟被敲响，竞技场外雇佣的哀悼者们发出了巨大的哀号，广大观众低着头，垂头不语，慢慢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为一个如此年轻和美丽，或者如此年长和受人尊敬的人，得到如此可怕的命运，感到悲哀。

但是，如果受审者打开另一扇门，就会有一位女士从里面走出来，她是国王在他美丽的臣民中所能选择的最适合他的年龄和地位的人，受审者就会立即与这位女士结婚，作为对他清白的奖励。他可能已经有了妻子和家庭，或者他可能被他自己选择的爱人所吸引，这都并不重要；国王不允许任何事情来干扰他伟大的设计。的确，这位漂亮的女士刚一出现，国王座位下面的另一扇门就打开了，牧师、音乐师、歌唱家和舞蹈团的人员全都走了出来，他们兴高采烈地唱着跳着向前行进，为站在竞技场中间的这对新人祝福。喜庆的钟声伴随着观众们高喊赞誉的声

音，在孩子们的簇拥下，鲜花撒在这对新人的路上，就这样，这位清白无罪的人领着新娘回家了。

这就是国王施行公正且残暴的方式，它的公平性是显而易见的。被告不可能知道哪扇门后边是女士，或是凶残的老虎，打开哪一扇门完全由他自己决定，根本不知道下一时刻他是被老虎吃掉或是跟女人结婚。在某个时候，老虎从这一个门里跳出来；在另外某个时候，老虎又会从另一个门里跳出来。在这一方法中，即刻的惩罚会降临到有罪的人头上，同时，即刻的奖赏也会赐给一个清白无罪的人——无论被告要不要奖赏，被告都不可能逃脱国王竞技场的判决。

这一作法是非常受欢迎的。当人们在某个伟大的审判日聚集在一起时，他们从不知道他们是要见证一场血腥的屠杀还是一场热闹的婚礼。这种不确定性的因素给这个场合带来了更多的神秘感，而这是其他方式所不能达到的。因此，群众得到了娱乐和快乐，社会上有知识和思想的人不能对这一计划提出不公平的指控，因为被告人不就是把整个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吗？

这个未开化的国家的国王有一个女儿，就像他最绚丽的想象一样自由地盛开着，并且有着像他一样疯狂和热情的灵魂。她是他的掌上明珠，因此国王对女儿的爱超过了一切。和许多童话故事里的情况一样，公主爱上了一个比她身份要低很多的年轻人，他是一个无贵族称号的平民。这位王室少女对她的情人很是喜欢，因为他英俊的面容和在这个王国里无与伦比的勇敢，这位公主所具有的十分野蛮的性格使得他们的恋爱故事牵动着人们的心……太引人注目了，以至于他们的恋爱故事仅保密了几个月，最终还是被国王发觉了。

国王毫不犹豫地把这位年轻人投入监狱，并选择时日在竞技场进行审判。他们都了解国王对这次审判的兴奋与期待。以前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有臣民敢于爱国王的女儿。在以后的岁月里，这样的事情变得司空见惯，

但是，在那时公主和这位青年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新奇和惊人的。

国王让手下在王国的范围内寻找最凶猛的老虎，同时在全国的范围内寻找最美丽的少女，以便万一被告被审判为清白无罪，他就会有机会迎娶新娘。当然，人人都很清楚这位青年人所犯的“罪行”就是爱上了公主，但是国王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竞技场来审判这位年轻人的决定也不会改变。审判如期而至，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这位年轻人都只会会有一个结果：要么死亡，要么结婚。对于国王来说，这只是一次消遣罢了。这件事对于年轻人来说，也决定着爱上公主这件事是对是错。

审判的这一天到了。人们从远处和近处聚集过来，拥挤在竞技场的大长廊上，而无法进入的人群则聚集在竞技场的外墙上观看。国王和他的贵族们坐在他们的位置上，两扇门是如此的相似，又是如此的可怕。一切都准备好了，门打开了，公主的情人被允许进入竞技场，全场的人凝声屏气，静静地观看着，他高大、白皙，他的出现引起了一阵低沉的赞叹和焦虑。一半观众竟不知道有如此充满魅力的人生活在他们中间，难怪公主会爱上他！另一半人则为之遗憾，他的出现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当青年进入竞技场时，他按照惯例转身向国王鞠躬，但他根本没有去想那里坐的都是皇室成员。他的眼睛盯着公主，她坐在她父亲的右边。如果不是因为她天性中的那点野性和热情，很可能这位公主就不会出现在那里，但她那狂热的性格不允许她在这样的场合缺席。从她的爱人要在国王的竞技场上决定自己的命运的那一刻起，公主日日夜夜地思考这次审判日已好长时间了。公主以她如此身份所拥有的权力、影响和力量，做了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情——她掌握了门后的秘密。她知道在这两扇门后面的两个房间里，哪一个老虎的笼子，而哪一扇门后等候着的是一个漂亮女人。通过这些厚厚的门和里面那厚厚的皮帘子，从里面传来的声音或任何举动，是不可能传到外面任何人耳朵里去的，即便是走近去拉开其中一扇门的门闩的人。但是金子和女人的能量，把这个秘密带给

了公主。

她不仅知道哪个门后里站着那位美丽漂亮的女士，而且还知道那位美丽漂亮的女士是谁，一旦她的房门被打开，她就会满面红光地出现，她是宫廷中最美丽、最可爱的那位，她被选为接受审判的年轻人的奖励，一想到她的爱人将要和这个女人生活在一起，她就十分生气。她痛恨这个女人，也痛恨将要发生的一切。她经常看到，或者想象自己看到，这个美丽的女人向她的爱人投去爱慕的目光。有时她看到他们在一起谈话，那只是一两分钟，但在短暂的时间里可以说很多话。可能是最不重要的话题，但她怎么能知道呢？这个女孩很可爱，但她敢于把目光投向公主的爱人，公主憎恨那站在沉默的门后红着脸并一直颤抖的女人。

当她的爱人转过身来看着她，她坐在那里，二人目光相遇，她的脸色比周围焦虑的茫茫人海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要苍白，他能感知到与他灵魂合二为一的公主知道这一切，她知道哪扇门后面蹲着老虎，哪扇门后面站着女士。他早就料到她会知道这一点。他了解公主的个性，而且他的灵魂确信，在公主向自己说明这件事之前，她是不会罢休的，因为这件事对所有其他人，甚至对国王来说都是隐密的。对年轻人来说，唯一有把握的希望是建立在公主知道门后的秘密的基础上。当他看到她的那一刻，他知道她已经成功了，因为在他的灵魂深处，他知道她会成功。

随后就是他快速而焦急的一瞥，像是在问“哪个？”。对公主来说，这句话就像是她的爱人站在那里喊出来的一样明显。没有任何时间可以浪费。问题是在一瞬间提出的，必须在另一瞬间得到回答。

公主的右手正放在她面前的枕垫上面，她举起手来，朝着右边做了一个轻微而快速的动作。除了她的爱人，没有人看得到。除了他的眼睛之外，每个人都在盯着竞技场上的那个人年轻人。

他转过身来，以坚定而快速的步伐走过空旷的竞技场。每颗心都停止了跳动，每口气都被憋住了，每一双眼睛都盯着他的脚步。他没有丝

毫的犹豫，走到右边的门前，打开了门。

从门里出来的是老虎，还是女人？

我们对这个问题思考得越多，就越难回答。这涉及对人的心理研究，它引导我们穿过激情的狡猾迷宫，很难找到出路。亲爱的读者，请想一想，这个问题不是取决于你自己，而是取决于那位热血的、野性的公主，她的灵魂在绝望和嫉妒的双重火焰下炙热地灼烧。她已经失去了他，但谁应该拥有他？

多少次，在她清醒的时候和在她的梦中，她疯狂地、惊恐地喊起来，她用手捂住脸，因为她想到她的爱人打开了门，门的另一边等待着老虎残酷的獠牙！但是，她又有多少次想到她的爱人打开了门。但她在另一扇门前看到他的次数又有多少呢？在她悲痛的遐想中，当她看到他打开那位女士的门欣喜若狂的样子时，她是多么咬牙切齿啊！她的灵魂多么痛苦地燃烧着。当她看到他冲向那个女人，带着她红润的脸颊和眼中闪烁着胜利时，她的灵魂是多么痛苦地燃烧着；当公主看到他把她领出来，他的整个身体被恢复生命的喜悦所点燃；当她听到众人高兴的呼喊和快乐钟声的狂响；当她看到牧师带着他快乐的簇拥者们走到这对夫妇面前，在她眼前让他们成为夫妻；当她看到他们一起走在鲜花的道路上，后面是热闹人群的巨大呼喊，她那绝望的尖叫声被淹没在其中！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对他来说，立即死去，去他能够去的某个地方等她，不是更好吗？然而，那只可怕的老虎，那嘶吼声，那些鲜血！她的决定已在瞬间表明。她的决定是在一瞬间做出的，但这是在经过几天几夜的痛苦思索后做出的。她知道她会被问道，她已经决定了她要回答的问题，而且，她没有丝毫的犹豫就把她的手移到了右边。

她的决定是一个不能轻易考虑的问题，而我也不能自以为是地把自己当作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因此，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

我亲爱的读者：打开门出来的是哪一个呢？  
——女人乎？老虎乎？



《女人乎？老虎乎？》  
英文赏析

## 2 山盟海誓

◎ 欧·亨利

当你热爱自己所追求的艺术时，就会觉得没有什么不能牺牲。

然而这只是我们讨论的前提。通过下面这个故事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以此证明那个前提的荒谬。从逻辑学上看，这个结论只算一件新事物，可是从讲故事的角度来看，这个结论却算得上一件比中国万里长城更古老壮丽的艺术品。

乔·拉腊比来自一个长满星毛栎的中西部平原，从小就展露出极高的绘画天赋。他六岁时画了一幅风景画，画上有镇上的抽水机和一个匆匆走过、有声望的居民。这幅画被装裱起来、配上画架，和几排参差不齐的玉米穗棒子一起放在药房的橱窗里。他二十岁时，系着一条飘逸的领带、带着一个干瘪的钱包背井离乡来到纽约。

迪莉娅·卡拉瑟斯生长在南方一个松林葱郁的小山村，她有极为出色的音乐天赋，能把六音阶之类的乐谱玩出花儿来，所以亲戚们为了让她去北方“深造”，帮她筹了笔钱。他们没有看到她，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故事。

乔和迪莉娅在一个画室相遇了。许多热爱美术和音乐的人经常在那儿聚会，他们讨论画面的明暗对比、瓦格纳的音乐、伦勃朗的绘画、瓦尔特托费尔的作品、壁画、肖邦和奥朗。

乔和迪莉娅为彼此着迷，或者说就像你们想的那样——他们一见钟情，短期内就结了婚——因为（参看上文）当你热爱自己所追求的艺术时，就会觉得没有什么不能牺牲。



拉腊比夫妇租了一套公寓，开始经营自己的小日子。但公寓在一个岑寂的地方——凄怆得像是钢琴键盘左端的升A调。可是夫妇俩很幸福，因为他们有各自热爱的艺术，还有彼此。我想劝告富有的年轻人：为了争取同你热爱的艺术以及你的迪莉娅住在公寓的权利，赶快变卖所有的东西，施舍给穷苦的看门人吧。

住公寓的人一定都赞成我的论断：公寓生活真正的快乐唯有住户自己创造。只要家庭幸福，房间小又何妨——把梳妆台放倒当作台球桌；把火炉架改造成练习划船用的器材；把写字台当作次卧；把洗脸台当作竖琴；也就是说即使可能家徒四壁、小如牢笼，你同你的迪莉娅仍旧可以在里面幸福安乐。可是倘若家庭不幸，随家怎么宽敞——你从金门进去，把帽子挂在哈特拉斯上，把披肩挂在合恩角上，然后穿过拉布拉多出去，到头来也是枉然<sup>①</sup>。

乔在著名画家马吉斯特那儿学习绘画——大家都知道这位大师的声望。他收费高昂，课程轻松——他的成就轻松地让自己名声大噪。迪莉娅在罗森斯托克那儿学习音乐，大家也都知道这位大师出了名的专跟钢琴键盘过不去。

只要拉腊比夫妇的钱还够用，他们的生活就非常美满。世俗夫妻都是这样——算了，我不愿意说愤世嫉俗的话。夫妇俩的目标非常清晰。乔很快就能有佳作问世，然后那些鬣须稀朗而钱袋厚实的老绅士们就会争先恐后地挤到他的画室里来抢购他的作品。迪莉娅开始熟悉这个城市的音乐圈子，她虽热爱音乐，但对俗世法则满不在乎；如果看到剧院正厅和包厢不满座，她就会推托喉咙痛，拒绝登台，转头在自己专用的餐厅里吃龙虾。

依我说，最美满的还是那个小公寓里的家庭生活：学习了一天之后的情话絮语；舒适的晚饭和新鲜清淡的早餐；关于彼此志向的交流——他们不但规划自己的未来，也关心对方的志向，否则婚姻就没有意义了——互助和鼓励；还有——晚上十一点钟吃的菜裹肉片和奶酪三明治。

<sup>①</sup> 金门是美国旧金山湾口的海峡；哈特拉斯是北卡罗来纳州海岸的海峡，与英文中“帽架”谐音；合恩角是南美智利的海峡，与“衣架”谐音；拉布拉多是赫德森湾与大西洋间的半岛，与“边门”谐音。

可是没过多久，夫妻俩的艺术世界就开始动摇了。即使没有人刻意触碰，它自己也会开始从内里崩坏。俗话说得好，坐吃山空；应该付给马吉斯特和罗森斯托克两位名师的学费也没有着落了。当你热爱自己所追求的艺术时，就会觉得没有什么不能牺牲。于是，迪莉娅说，她得出门当家教，以免断炊。

她在外面奔走了两三天，招揽学生。一天晚上，她兴高采烈地回来了。

“乔，亲爱的，”她快活地说，“我招到学生啦。哎哟，那家人真好。一位将军——艾·比·平克尼将军家的小姐，住在七十一号街。多漂亮的房子，乔——你该看看那扇大门！我想就是你所说的那种拜占庭式<sup>①</sup>。还有屋子里面，噢，乔，我从没见过那样豪华的装饰。

“将军的女儿克莱门蒂娜居然成了我的学生。我一见她就欢喜极了。她是个柔弱的小美人——老穿着白衣服；但态度是那么谦和可爱！她只有十八岁，我一星期教三次课。你想想看，乔，每节课五块钱。费用虽然不高，可我一点儿也不在乎。等我再招到两三个学生，我就可以回罗森斯托克先生那儿继续学习了。好啦，别皱眉啦，亲爱的，让我们美食一顿吧。”

“你真棒，迪莉，”乔边说边用斧子和雕刻刀开凿一个青豆罐头，“可是我该怎么办呢？你觉得我能让你忙着挣钱，而我自己却能心安理得地在艺术的领域里继续追逐吗？我以本范努托·切利尼<sup>②</sup>的骨头赌咒，绝对不能！我想我能卖卖报纸，搬石子铺马路，多少也能挣一两块钱回来。”

迪莉娅走过去，勾住他的脖子。

“乔，亲爱的，你真傻。你一定要坚持学习。我并没有放弃音乐而投身其他琐事。我在教别人的同时，自己也能巩固所学。我永远都不会放弃我的音乐。何况我们一星期有十五块钱，可以过得像百万富翁那般快乐。所以你千万不要放弃向马吉斯特先生求学的机会。”

“好吧。”乔说道，拿起那个蓝色的贝壳碟。“可我不愿意让你去教课，那不

<sup>①</sup> 6世纪至15世纪间，在东罗马帝国风行的建筑式样，特点是圆屋顶，拱形门，细工镶嵌。

<sup>②</sup> 本范努托·切利尼（1500—1571）：意大利著名雕刻家。

是艺术。你做出这样的牺牲真了不起，真叫人钦佩。”

“当你热爱自己所追求的艺术时，就会觉得没有什么不能牺牲。”迪莉娅说。

“我在公园里画的那幅素描，马吉斯特说上面的天空画得很好。”乔说。“廷克尔答应我，可以在他店里的橱窗上挂两幅画。如果有幸能碰上一个有钱的傻瓜，可能会卖掉一幅。”

“我相信一定能卖掉。”迪莉娅亲切地说。“现在让我们来感谢平克尼将军和这烤羊肉吧。”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拉腊比夫妇每天都起得很早，吃完早餐，乔便兴致勃勃地说要去中央公园在晨光下画几张速写。七点整，迪莉娅在与丈夫吃完早饭、拥抱、赞美和接吻之后，把他送出门。艺术是位迷人的情妇。乔每晚回家时，多半已是七点多钟了。

愉快的周末，自豪又疲惫不堪的迪莉娅得意洋洋地掏出三张五元钞票，扔在公寓客厅里那张八乘以十英尺的桌子上。

“有时候，”她带着倦意说，“克莱门蒂娜真让人费神。我想她大概是练习得不充分，我总是要反反复复地教她。而且她老是穿白色的衣服，也让人觉得单调。不过平克尼将军倒是个顶可爱的老头儿！我希望你能认识他，乔。我教克莱门蒂娜弹钢琴的时候，他偶尔会进来——他是个鳏夫，你知道的——他站会在那儿捋他的白胡子。‘十六分音符和三十二分音符教得怎么样啦？’他老这样问我。”

“我希望你能看到他家客厅里的护壁墙板，乔！还有那些阿斯特拉罕的呢门帘。克莱门蒂娜总是咳嗽。我希望她的身体比外表看起来要结实些。喔，我越来越喜欢她了，她那么温柔，那么有教养。对了，平克尼将军的弟弟还当过驻玻利维亚大使。”

正说着，乔带着基督山伯爵的神气，也掏出一张十元、一张五元、一张两元和一张一元的钞票——全是合法货币——把它们摆在迪莉娅挣来的钱旁边。

“那幅方尖碑的水彩画卖给了一个从皮奥里亚<sup>①</sup>来的人。”他郑重其事地宣布。

“别跟我开玩笑啦，”迪莉娅说——“不会真是从皮奥里亚那么远的地方来的客人吧！”

“确实是那儿来的。我希望你能见到他，迪莉。一个胖子，围着羊毛围巾，衔着一根羽毛牙签。他在廷克尔的橱窗里看到了我的那幅画，起先他还以为画得是风车呢。他倒是很气派，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它买下了。另外他还预定了一幅——那幅画了拉卡瓦纳货运车站的油画——准备带回去。我的画，加上你的音乐课！啊，我想我们的艺术还是有前途的。”

“你坚持了下来，我很高兴。”迪莉娅热切地说。“你一定会成功的，亲爱的。三十三块钱！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钱。今晚我们买牡蛎吃。”

“加上炸牛排和香菇。”乔说。“肉叉在哪儿？”

下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乔先回家。他把他的十八块钱摊开放在客厅的桌子上，然后把手上像是黑色颜料的东西洗掉。

半个钟头之后，迪莉娅来了，她的右手用棉纱和绷带包成了粽子，简直不成样子。

“这是怎么搞的？”乔照例打了招呼后问道。迪莉娅笑了，可笑得很勉强。

“克莱门蒂娜，”她解释说，“她上完课一定要吃奶酪面包，真是个古怪的姑娘。下午五点钟了还要吃奶酪面包，将军也在场。你该看看他奔去拿锅的样子，乔，仿佛家里没有佣人似的。我知道克莱门蒂娜身体不好，非常敏感。她浇奶酪的时候打翻了滚烫的汁水，溅在我的手腕上。痛得要命，乔。那可爱的姑娘难过极了！还有平克尼将军！——乔，那老头儿急得几乎要发疯。他冲下楼去叫人——据说是烧锅炉的或是地下室的什么人——到药房去买些药油和包扎伤口用的东西。现在倒不十分痛了。”

“这是什么？”乔轻轻地握住那只受伤的手，扯扯绷带下面的几根白线，问道。

<sup>①</sup> 皮奥里亚：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的城市。

“那是涂了药油的软纱。”迪莉娅说。“哇，乔，你又卖掉了一幅素描吗？”她看到了桌上的钱。

“可不是吗？”乔说，“你只消问问那个从皮奥里亚来的人。他今天把他预订的车站油画取走了；他说可能还会要一幅公园和一幅赫德森河的风景画。你今天下午什么时候烫到手的，迪莉？”

“大概是五点钟吧。”迪莉娅可怜巴巴地说。“熨斗——我是说奶酪，大概在那时候做好。你真该看到平克尼将军的样子，乔，他——”

“先坐一会儿，迪莉。”乔说。他把她拉到床上，在她身边坐下，胳膊圈住了她的肩膀。

“这两个星期以来，你到底在做些什么，迪莉？”他问道。

她的眼神充满爱意但又蕴含一丝固执，含含糊糊地说着平克尼将军如何如何；但没撑几分钟就垂下头，一边哭，一边吐露实情。

“我找不到学生。”她坦白地说。“但我不忍心看你放弃你的绘画才华，所以就在二十四号街那家大型洗衣店里找了一个熨衬衣的活儿。我以为我把平克尼将军和克莱门蒂娜的故事编造得很好呢，不是吗，乔？今天下午，洗衣店的一个姑娘的不小心用热熨斗烫了我的手，我在路上就编出了那个做奶酪的故事。你不会生我的气吧，乔？如果我不去做工，你也许就没有机会把你的画卖给那个皮奥里亚来的人。”

“他不是从皮奥里亚来的。”乔慢吞吞地说。

“打哪儿来的都一样。你真棒，乔——吻我吧，乔——你怎么会怀疑我不是在教克莱门蒂娜音乐课呢？”

“在今晚之前，我从未起疑。”乔说。“本来今天也不会起疑的，但今天下午，我给楼上一个被熨斗烫坏手的姑娘找了一些锅炉房的机油和废纱头。两星期以来，我就在那家洗衣店的锅炉房里烧火。”

“所以你并没有——”

“我那来自皮奥里亚来的大主顾，”乔说，“和平克尼将军都是同一种‘艺术’

的产物——只是那门艺术不像绘画或音乐罢了。”

夫妇俩都笑了。乔开口说：

“当你热爱自己所追求的艺术时，就会觉得没有什么不能牺牲——”

迪莉娅用手掩住了他的话。“别说啦，”她说——“只有‘当你深爱一个人的时候。’”



《山盟海誓》  
英文赏析

# 3 神圣的礼物

◎ 欧·亨利

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男人们不像现在把表戴在手腕上，而是装入口袋里，表上还配有一条链子；女人们留着长发，以此为骄，并将梳子插在头发的两边和脑后。

一块八毛七。一共就这些钱了。其中六毛是一分一分的铜板。这些分分钱是从杂货店老板、菜贩子和肉店老板那儿软磨硬缠地一分两分地扣下来的，这种吝啬的做法直弄得自己都羞愧难当，深感这种抠门的做法实在丢人现眼。德拉反反复复一共数了三遍，没错，就是一块八毛七，因为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

德拉扑通一声倒在破旧的沙发椅上号啕大哭起来。显然，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所以，她只能这样做了，可是，道德的反思让她觉得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哭泣、抽噎和微笑，但是抽噎占主导地位。

这位家庭主妇逐渐变得心平气和，经历了烦躁和平静。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家吧。一套带家具的出租屋，每周房租八块钱。尽管难以用笔墨形容，可用“乞丐帮”这个词来描述还是恰如其分的。

楼下的门厅里有个信箱，可从来没有人往里面投过信，还有一个电按钮，也从来没有人用手指按响过电铃。而且，那儿还有一张名片，上面写着“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先生”。

“迪林厄姆”这个名号是主人先前春风得意之际，一时兴起加上去的，那时候他每星期挣三十块钱。而现在，他的收入缩减到二十块，“迪林厄姆”这几个字也显得模糊不清，似乎他们正严肃地思索着，是否把“迪林厄姆”缩写成谦逊而又讲求实际的“迪”。不过，每当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回家，走进楼上的房间时，杨太太，就是刚刚介绍给诸位的德拉，总是把他称作“吉姆”，依然热情地拥抱他。这一切都顺顺当当，毫无节外生枝之象。

德拉哭完之后，往面颊上扑了些粉，她站在窗前，呆滞地瞅着灰蒙蒙的后院里一只灰色的猫正行走在灰色的篱笆墙上。明天就是圣诞节了，她要给吉姆买一份圣诞礼物，可是手头只有一块八毛七。几个月来，她一直节俭度日，努力地把分厘钱都积攒下来，目前才得了这样一个结果。每周二十块钱的进账实在经不起花，入不敷出，总是如此。只能用手头现有的一块八毛七给吉姆买礼物了。他是她的吉姆啊。她花费了多少个幸福的时日筹划着要送他一件可心的礼物，一件精致、珍奇、贵重的礼物——至少应有点儿配得上吉姆所有的荣耀才成啊。

房间两扇窗户之间有一面壁镜。也许你见过每周八块租金公寓的壁镜吧。一个非常瘦小而灵巧的人，从观察自己在一连串的纵条影像中，可能会对自己的容貌得到一个大致精确的概念。德拉身材苗条，她精于此道。

突然，她从窗口旋风般地转过身来，站在壁镜前。她的两眼晶莹透亮，闪着光芒，但不到二十秒钟，她的面色失去了光彩。她急速地把头发弄松散，使之完全披下。

现在，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夫妇各有一件特别引以为豪的东西。一件是吉姆的金表，那是他祖父传给父亲，父亲又传给他的真正的传家宝；另一件则是德拉的秀发。如果斯巴女王也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总有一天德拉会把头发披散下来，露出窗外晾干，使那女王的珍珠宝贝黯然失色；如果所罗门王的地下室堆满了金银财宝，而且他又是守门人，那



每当吉姆路过那儿，他会拿出他的金表，让所罗门王忌妒得又吹胡子又瞪眼睛。

此时此刻，德拉的秀发，如那棕色的瀑布，披肩下垂在她的周围，碧波荡漾，华丽闪耀。她的美发长及膝下，仿佛是她的一件长衫。接着，她又神经质地赶紧把头发梳理好。片刻踌躇后，伫立原地，一动不动，破旧的红地毯上溅落了几滴眼泪。

穿上褐色的旧外衣，戴上褐色的旧帽子，整理了一下裙摆，眼睛里依然噙着泪水，她便飘出房门，下了楼，竟直朝大街走去。

她走到一块招牌前停下来，上写着：“索佛罗妮夫人——专营各式头发”。德拉快步登上楼梯，有点气喘吁吁，她驻足，定了定神。那位夫人身躯高大，肤色雪白，冷若冰霜，同“索佛罗妮”的雅号一点儿都不配。

“你能买我的头发吗？”德拉问。

“我收头发，”夫人说。“摘掉帽子，让我看看你的头发。”

那褐色的瀑布泼落了下来。

“二十块钱，”夫人一边说，一边内行似地抓起她的头发。

“快给我钱吧，”德拉说。

呵，接踵而来的两个小时犹如长了玫瑰色的翅膀，愉快地飞掠而过。请不要理会这个不恰当的比喻。她在不同的商店里搜寻着，为吉姆买礼物而四处奔波。

她终于找到了圣诞礼物，那礼物似乎是专为吉姆特制的，其他人根本不配。她找遍了多家商店，都没有这家商店出售的这样东西。这是一条纯正朴素的白金怀表链，镂刻着花纹。正如一切美好的东西那样——以成色论优劣，不以装潢论质量。而且她的一片心血没有白费。第一眼看见这个表链时，她就知道这个物件必须属于吉姆。它就像吉姆本人，文静而有价值——这一形容对两者都恰如其分。她花了二十一块钱买下这个表链，拿着剩下的八毛七分钱匆匆赶回家。虽然吉姆的金表配上了

这条白金链子，但是，在大庭广众面前，他还是羞于看时间。因为尽管这只怀表华丽珍贵，但表带依然是旧皮带的。所以他有时只是偷偷地瞥上一眼。

德拉回家之后，她那狂喜的感觉变得有点儿审慎和理智了。她找出烫发钳，点燃煤气灶，开始修补为了无私的爱情所造成的破坏，这永远是一大任务，亲爱的朋友们——简直是件极其艰巨的任务啊。

不到四十分钟，她的头上布满了一绺绺的小卷发，使她活像个逃学的小男孩。她长久地照着镜子，小心翼翼地、而且是苛刻地照来照去。

“第一眼看见我，”她自言自语，“假如吉姆不把我杀了的话，他肯定会说，我像个科尼岛上合唱队的卖唱姑娘。但是我又能怎么样呢——唉，只有一块八毛七，我能干什么呢？”

七点钟，她煮好了咖啡，把煎锅置于炉子上，正在加热，她已经做好了煎肉排的准备工作。

吉姆总是准时回家。德拉将表链对叠握在手心，坐在离他一贯进门最近的桌子边上。这时，一层楼梯传来吉姆上楼的脚步声，刹那，她紧张得面无血色。她习惯为了最简单的日常事物而默默祈祷，此刻，她悄声祈祷着：“神明啊，求求你，让他觉得我依然那么漂亮吧。”

门开了，吉姆步入房间，随手关上了门。他显得瘦削，看起来又非常严肃。可怜的人儿，他才二十二岁——就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他需要买件新外套，可是他连一副手套都没有！

吉姆进了屋，站到门口边，纹丝不动，好像猎犬嗅到了鹌鹑的气味。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德拉看，其神情使她无法理解，这令她毛骨悚然：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惊讶，又不是不满，更不是嫌恶，这一切完全出乎她的预料。他只是面带这种神情死死地盯着德拉看。

德拉扭动腰身，从桌上跳下来，向他走过去。

“吉姆，亲爱的，”她喊道，“别那样盯着我看。我把头发剪掉卖了，

因为不送你一件礼物，我是无法度过圣诞节的。头发还会再长出来——你不会介意的，是吗？我别无他法，只能这么做。我的头发长得可快了。说‘圣诞快乐’吧！吉姆，让我们快快乐乐的。你肯定猜不着我给你买了一件多么好的——多么美丽精致的礼物啊！”

“你把头发剪掉了？”吉姆吃惊地问道，百思不得其解，他死活都不肯相信眼前这明摆着的事实。

“是的，头发剪掉卖了，”德拉说。“不会因为这件事，你就不爱我了吗？没了长发，我还是我呀，对吧？”

吉姆好奇地环顾着房间。

“你是说你的头发没有了吗？”他问道，像个白痴。

“别找啦，”德拉说。“告诉你，我已经把头发卖了——卖掉了，头发没有啦。现在是平安夜，亲爱的。好好待我，这也是为了你呀！也许我的头发能数得清，”突然她特别温柔地说，“可我对你的恩爱谁也数不清啊。我把做好的肉排端给你，好吗，吉姆？”

吉姆突然从恍惚之中醒来，明白了这一切。他把德拉紧紧地搂在怀里。现在，别着急，先让我们花个十秒钟从另一个角度审慎地思索一下某些无关紧要的事。房租每周八块，或者一百万块——那又有什么差别呢？数学家或才子会给你错误的回答。神圣的礼物已经送来了，但不是很完美，似乎还缺少点什么。这黑色的断言下面就会有所交代。

吉姆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扔在桌子上。

“别误解，德拉，”他说道，“不要误解我。无论你剪发、修面，还是洗头，都不会减少我对你的爱。不过，只要打开桌子上的小包，你就会明白，我刚才为什么显得瞠目和不解。”

白皙的手指灵巧地解开包装绳，然后打开了纸包。紧接着的是欣喜若狂的尖叫，天哪！狂呼声突然变成了女性神经质的泪水和哭泣，这急需男主人千方百计的慰藉。

摆在桌上的是梳子——全套的梳子，包括两鬓用的，后面用的，样样俱全。那是很久以前德拉在百老汇的一个橱窗里见过并羡慕得要死的东西。这些精致的发梳，纯玳瑁做的，边上镶着珠宝——其色彩正好与她失去的美发是绝配。她明白，这套梳子实在太昂贵，对此，她仅仅是羡慕和渴望，但从未奢望据为己有。现在，这昂贵的礼品居然属于她了，可惜现在她那一头美丽的秀发不复存在了，她也就没有福分拥有这奢望已久的梳子了。

不过，她依然把发梳搂在胸前，过了好一阵子才抬起泪水迷蒙的双眼，微笑着说：“我的头发长得很快，吉姆！”

随后，德拉活像一只被烫伤的小猫跳了起来，疯狂地喊着，“喔！喔！”

吉姆还没有瞧见他那美丽的礼物呢。她急不可耐地把手掌摊开，伸到他面前，那没有知觉的贵重金属似乎闪现着她的欢快和热忱。

“漂亮吗，吉姆？我搜遍了全城才弄到的。现在，你每天可以看一百次时间了。把表给我，我要看看它配这条表链是什么样子。”

吉姆非但没有把表拿出来，反而倒在沙发椅上，两手枕在头下，微微地笑着。

“德尔，”他说，“让我暂时保存起来，好吗？圣诞用。我卖掉了金表，用钱还是先把肉排端上来吧。”



《神圣的礼物》  
英文赏析

们把圣诞礼物放在一边，  
诞礼物真好，但眼下不宜  
为你买了发梳。我看，你

# 4 最后一片叶子

◎ 欧·亨利

在华盛顿广场西面的一个小区里，街道仿佛发了狂似的，分成了许多叫作“巷子”的小胡同。这些“巷子”形成许多奇特的角度和曲线。一条街本身自己就交叉了不止一次。有一次，艺术家发现这条街有它可贵之处。如果一个商人去收颜料、纸张和画布的钱，在这条街上转弯抹角、大兜圈子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两手空空、原路返回、一分钱也收不到！

因此，搞艺术的人不久都到这个古色古香的格林威治村来了。他们逛来逛去，寻找朝北的窗户、18世纪的三角墙、荷兰式的阁楼以及低廉的房租。接着，他们又从六马路买来了一些锡蜡杯子和一两只烘锅，组成了一个“艺术区”。

苏艾和琼珊在一座矮墩墩的三层砖屋的顶楼设立了她们的画室。“琼珊”是琼娜的昵称。两人一个是从缅因州来的；另一个的家乡是加利福尼亚州。她们是在八马路上一家“德尔蒙尼戈饭馆”里吃饭时碰到的，彼此一谈，发现她们对于艺术、饮食、衣着的口味十分相投，于是便联合租下那间画室。

那是五月间的事。到了十一月，一个冷酷无情，肉眼看不见，医生管他叫“肺炎”的不速之客，在艺术区里潜蹑着，用他的冰冷的手指这儿碰碰那儿摸摸。在广场的东面，这个坏家伙明目张胆地走动，每闯一次祸，受害的人总有几十个。但是，在这错综复杂，狭窄而苔藓遍地的“巷子”里，他的脚步却放慢了。

“肺炎先生”并不是你们所谓的扶弱济困的老绅士。一个弱小的女人，已经被加利福尼亚的西风吹得几乎没有什么血色了，本来不应该是这个有着红拳关，呼吸急促的老家伙打击的对象。但他竟然打击了琼珊，她躺在那张漆掉了的铁床上，一动也不动，望着荷兰式小窗外对面砖屋的墙壁。

一天早晨，那位忙碌的医生扬扬他那蓬松的灰眉毛，招呼苏艾到过上去。

“依我看，她的病只有一成希望。”他一面把体温表里的水银甩下去。一面说：“那一成希望在于她自己要不要活下去。人们不想活，情愿照顾殡仪馆的生意，这种精神状态使医生一筹莫展。你的这位小姐满脑袋以为自己不会好了。她能有什么心事呢？”

“她——她希望有一天能去画那不勒斯海湾。”苏艾说。

“绘画？——别扯淡了！她心里有没有值得想两次的事情——比如说，男人？”

“男人？”苏艾像吹小口琴似地哼了一声说，“难道男人值得吗——别说啦，不，大夫；根本没有那种事。”

“那么，一定是身体虚弱的关系。”医生说，“我一定尽我所知，用科学所能达到的一切方法来治疗她。可是每逢我的病人开始盘算有多少辆马车送他出殡的时候，我就得把医药的治疗力量减去百分之五十。要是你能使她对冬季大衣的袖子式样发生兴趣而去提一两个问题，我就可以保证，她恢复的机会准能从十分之一提高到五分之一。”

医生离去之后，苏艾到工作室里哭了一阵，把一条日式餐巾哭成一团湿。然后，她拿起画板，吹着拉格泰姆音乐调子，昂首阔步地走进琼珊的房间。

琼珊躺在被窝里，脸朝着窗口，一点儿动静也没有。苏艾以为她睡着了，赶紧停止吹口哨。

她架起画板，开始替杂志画一幅短篇小说的钢笔画插图。青年画家不得不以杂志小说的插图来铺平通向艺术的道路，而这些小说则是青年作家为了铺平文学道路而创作的。

苏艾正为小说里的主角，一个爱达荷州的牧人，画上一条在马匹展览会里

穿的时髦的马裤和一片单眼镜时，忽然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重复了几遍。她赶紧走到床边。

琼珊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她望着窗外，在计数——倒过来数。

“十二，”她说，过了一会儿，又说“十一”；接着是“十”“九”；再接着是几乎连在一起的“八”和“七”。

苏艾关切地向窗外望去。有什么可数的呢？外面见到的只是一个空荡荡、阴沉沉的院子，和二十英尺<sup>①</sup>外的一面砖屋的墙壁。一颗老极了的常春藤，纠结的根已经枯萎，树干攀爬在砖墙的半腰上。秋风把藤上的叶子差不多全都吹落了，只剩下几根几乎是光秃秃的藤枝依附在那堵松动残缺的砖墙上。

“怎么回事，亲爱的？”苏艾疑惑地问道。

“六。”琼珊说，声音低得像是耳语一样，“它们现在掉得快些了。三天前差不多有一百片。数得我头昏眼花。现在可容易了。喏，又掉了一片。目前就只剩下五片了。”

“五片什么，亲爱的？告诉你的苏艾。”

“叶子，常春藤上的叶子。等最后一片掉落下来，我也得去了。三天前我就知道了。难道大夫没有告诉你吗？”

“哟，我从没听到这样荒唐的话。”苏艾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数落道，“老藤叶和你的病有什么相干？你一向很喜欢那株常春藤，得啦，你这淘气的姑娘。别发傻啦。我倒忘了，大夫今天早晨告诉你，你快速痊愈的机会是——让我想想，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有九成把握！哟，那几乎跟我们在纽约搭街车或者走过新房子的工地一样，碰到意外的时候很少。现在喝一点儿汤吧！让苏艾继续画图，好卖给编辑先生，换了钱给她的病孩子买点儿红葡萄酒，也买些猪排解解馋”

“你不用再买什么酒啦。”琼珊说，仍然凝视着窗外，“又掉了一片。不，我不要喝汤。只剩四片了。我希望在天黑之前看到最后的藤叶也飘下来。那时候我也该去了。”

<sup>①</sup> 1英尺 = 30.48厘米。

“琼珊，亲爱的，”苏艾弯着身子对她说，“你能不能答应我，在我画完之前，别睁开眼睛，别瞧窗外？那些图画我明天得交。我需要光线，不然我早就把窗帘拉下来了。”

“你就不能到另一间屋子里去画吗？”琼珊冷冷地问道。

“我要待在这儿，跟你在一起。”苏艾说，“而且我不喜欢你老盯着那些莫名其妙的藤叶。”

“你一画完就告诉我。”琼珊闭上眼睛说，她脸色惨白，静静地躺着，活像一尊倒塌下来的塑像，“因为我要看那最后的藤叶掉下来。我等得不耐烦了。也想得不耐烦了。我想摆脱一切，像一片可怜的、厌倦的藤叶，悠悠地往下飘，往下飘。”

“你争取睡一会儿。”苏艾说，“我要去叫贝尔曼上来，替我做那个隐居的老矿工的模特儿。我去不了一分钟。在我回来之前，千万别动。”

老贝尔曼是住在楼下底层的一名画家。他年纪六十开外，有着一把像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那样的大胡子，胡子长在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的头上，又卷曲着漂浮在小鬼儿般的躯体上。贝尔曼在艺术界是个失意的人。他耍了四十年的画笔，还远没有摸到艺术女神的衣裙。他老是说就要画一幅杰作，可是始终没有动手。除了偶尔涂抹了一些商业广告的东西外，几年什么也没有画。他替“艺术区”里那些雇不起职业模特儿的青年艺术家充当模特儿，挣几个小钱，他喝杜松子酒总是没有节制，老是唠唠叨叨地谈着他未来的杰作。此外，他还是个暴躁的小老头儿，极其瞧不起别人的温情，却一直认为自己是保护楼上两个青年艺术家的看家狗。

苏艾在楼下那间灯光黯淡的小屋子里找到了酒气扑人的贝尔曼。角落里的画架上绷着一幅空白的画布，它在那儿静候杰作的落笔，已经有了二十五年。她把琼珊的想法告诉了他，又说她多么担心，唯恐那个虚弱得像枯叶一般的琼珊，对这个世界的留恋越来越微弱，恐怕哪天真会离世飘走了。

老贝尔曼充血的眼睛老是迎风流泪，他对这种白痴般的想法不以为然，连讽带刺地咆哮了一阵子。



“什么话！”他嚷嚷道，“难道世界上竟有这种傻子，因为可恶的藤叶落掉而想死？我活了一辈子也没有听到过这种怪事。不，我才不给你那隐居的矿工糊涂虫当模特儿呢。你怎么能让她脑袋里有这种傻念头呢？唉，可怜的琼珊小姐。”

“她病得很厉害，很虚弱，”苏艾说，“高烧烧得她疑神疑鬼，满脑袋都是稀奇古怪的念头。好吧！贝尔曼先生，既然你不愿意替我当模特儿，我也不勉强了。我看你就是个可恶的老——老贫嘴。”

“你真女人气！”贝尔曼嚷道，“谁说我不愿意？走吧。我跟你一起去。我已经说了半天，愿意为你效劳给你当模特。天哪！像琼珊小姐那样好的人实在不应该在这种地方害病。总有一天，我要画一幅杰作，那么我们都可以离开这里啦。天哪！是啊。”

他们上楼时，琼珊已经睡着了。苏艾把窗帘拉到窗槛上，做手势让贝尔曼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他们在那儿担心地瞥着窗外的常春藤。接着，他们默默无言地对瞅了一会儿。寒雨夹着雪花下个不停。贝尔曼穿着一件蓝色的旧衬衫，坐在一把翻过来充当岩石的铁壶上，扮作隐居的矿工。

第二天早晨，苏艾睡了一个小时醒来的时候，看到琼珊睁着无神的眼睛，凝视着拉下来的绿窗帘。

“把窗帘拉上去，我要看。”她用微弱的声音命令着。

苏艾困倦地照着做了。

可是，看哪！经过了漫漫长夜的风吹雨打，仍旧有一片常春藤的叶子挂在墙上。它是藤上最后的一片了。靠近叶柄的颜色还是深绿的，但那锯齿形的边缘已染上了枯败的黄色，它傲然挂在离地面二十来英尺的一根藤枝上面。

“那是最后一叶子。”琼珊说，“我以为昨夜它一定会掉落的。我听到刮风的声音。它今天会脱落的，同时我也要死了。”

“哎呀，哎呀！”苏艾把她困倦的脸凑到枕边说，“如果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替我想想呀。我可怎么办呢？”

但是琼珊没有回答。一个准备走上神秘遥远的死亡道路的心灵，是全世界

最寂寞、最悲哀的了。当她与尘世和友情之间的联系一片片地脱离时，她那个想法越来越强烈了。

那一天总算熬了过去。黄昏时，她们看到墙上那片孤零零的藤叶仍旧依附在茎上。随夜晚同来的北风的怒号，雨点不住地打在窗上，从荷兰式的低屋檐上倾泻下来。

天色刚明的时候，毫不留情的琼珊又吩咐把窗帘拉上去。

那片常春藤叶仍在墙上。

琼珊躺着对它看了很久。然后她招呼正在煤气炉上给她煮鸡汤的苏。

“我真是一个坏姑娘，苏艾，”琼珊说，“冥冥中有什么使那最后一片叶子不掉下来，启示了我过去是多么邪恶。不想活下去是个罪恶。现在请你拿些汤来，再弄一点掺葡萄酒的牛奶，再等一下；先拿一面小镜子给我，用枕头替我垫高，我想坐起来看你煮东西。”

一小时后，她说：

“苏艾，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去那不勒斯海湾写生。”

下午医生来了，他离去时，苏艾找了个借口，跑到过道上。

“她康复的希望有五成。”医生抓住苏艾瘦小的、颤抖的手说，“只要好好护理，你会胜利。现在我得去楼下看看另一个病人。他姓贝尔曼——据我所知，也是搞艺术的。也是肺炎。他上了年纪，身体虚弱，病势来得很猛。他可没有希望了，不过今天还是要把他送进医院，让他舒服些。”

那天下午，苏艾跑到床边，琼珊靠在那儿，心满意足地在织一条毫无用处的深蓝色毛线披肩，苏艾连枕头把她一把抱住。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小东西。”她说，“贝尔曼在医院里去世了。他得了肺炎，只病了两天。头天早上，门房发现他在楼下自己那间房里痛得动弹不了。他的鞋子和衣服都湿透了，冰凉冰凉的。他们想不出，在那种凄风苦雨的夜里，他到底去了什么地方。后来，他们找到了一盏还燃着的灯笼，一把挪动过的梯子，还有几只散落的



《最后一片叶子》  
英文赏析

画笔，一块调色板，上面和了绿色和黄色的颜料，还有——看看窗外，亲爱的，看看墙上最后一片叶子。难道你没有想过，为什么风刮得那样厉害，它却从来不摇一摇、动一动呢？啊，亲爱的，那是贝尔曼的杰作——那晚最后的一片叶子掉落时，他把它画在了墙上。”